

榮光
群像

三度躍海救人 蔡崇溪的傳奇人生



臺南永康戶政事務所前主任張治嵩(中)退休後，依然難忘蔡崇溪(右)五十三年前的救命之恩。

在嘉義縣布袋鎮，提起「蔡崇溪」這個名字，許多鄉親會肅然起敬。他是布袋首任在地出身的陸軍少將，也是鄉里間口耳相傳的跳海救人英雄。從日薪僅有七元的清苦軍校生，到統領國軍精銳「長城部隊」的摩步二〇〇旅少將旅長，蔡崇溪用半世紀的歲月，譜寫了一段融合「智、仁、勇」的榮民楷模傳奇。

蔡將軍與夫人的緣分深厚，自幼便是鄰居。年少時期的蔡崇溪對氣質出眾的夫人一見傾心，展開熱烈追求。民國五十七年，年僅十六歲的蔡崇溪在布袋漁港見義勇為，奮不顧身跳入深水救起落海男童。這份恩情他從未提及，直到五十三年後，被救男童親自登門致謝，這段跨世紀報恩的佳話才曝光。軍旅期間，他也曾在布袋港先後救起落海女學生與五歲男童，展現骨子裡的俠骨柔情。

退伍後，蔡崇溪夫妻倆回到布袋定居，在家中打造「家庭軍史館」，完好保存數千件軍旅文物。曾有大陸教授欲開出高價收購，遭他嚴詞拒絕，堅定守護國軍榮譽。此外，蔡將軍成立「道德講堂」，潛心研修道德智慧，親自撰寫十幾本著作，更成為地方上的「新兵導師」，如慈父般為適應不良的役男進行心理疏導。而夫人如今依然寸步不離地陪伴他定期就醫，兩人用一生詮釋了最真摯的愛。

蔡崇溪將軍一生「勇」在跳海救人，「智」在統領雄獅，「仁」在著書傳道、提携後進，是不可多得的榮民典範。



蔡崇溪見義勇為救落水小童的事蹟，當年曾被媒體報導。(圖／蔡崇溪)

民國六十二年，蔡崇溪保送陸軍官校專修學生班三十三期，隨後銜接陸軍官校正期四十六期深造，展開長達二十八年的戎馬生涯。

憶張捷校長的信任與成全



懷念海軍第四造船廠廠長龍家美

從一張民國三十八年馬尾海軍造船廠、航海班臺灣同學會的老照片(見圖)，憶起一些長輩的故事，無比懷念。

龍家美伯伯(第二排右一)是先父王麟(第二排右四)馬尾海軍學校(馬尾海校)第五屆輪機班(輪五班)的同學，江西人，民國二十年以優秀成績，考取馬尾海校，二十七年畢業；三十一年十一月考取「赴美實習參戰及造船」甄試的造船科，學員們於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起程，十月二十八日抵達華盛頓，入美國海軍機械學校研究院造船科學習，在軍官預備班學習半年後，造船科的學員被安排進入麻省理工學院(MIT)進修。這是專為美國海軍軍官設立的研究生班，原定學習期為三年，因當時處馬尾海校輪機班、航海班臺灣同學會大合照。(圖／王士珍)

在戰爭期間，壓縮為二個學年，取消寒暑假，每年完成三個學期；三十五年六月，學員們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，獲碩士學位。

在美期間，龍伯伯與華裔少女戀愛結婚，三十五年七月服役於峨嵋艦，三十七年三月一日任海總少校科長，三十八年隨軍退守臺灣，服務於高雄市旗津區海軍第四造船廠，是難得的造船人才。

先父於民國三十三年考取第一屆交通部公費生，赴美學習造船，來臺後，服務於高雄市臺灣機械公司。

龍伯伯退役後，在青年路世界大舞廳附近，買了一戶透天厝，距我們家很近，他和家父同時在陸軍官校兼課，繼續奉獻國家；民國五十一年我和許鑒伯伯(第二排左六，服務於高雄港務局)的兒子許建成，進入高市二初中一就讀，我們

都住在附近，龍伯伯就主動召集我們於暑假期間，在他家替我倆補習數學，培育後進，每周考試，同時購買獎品鼓勵，連續幾年，讓我們打好數學根基；後來，龍伯伯與方阿娥結婚，搬到新店，晚年由女兒奉養，終老臺灣。

高中、大專聯考，我和許建成都順利入榜，後來，我選擇讀軍校，如今已退休十一年，對於近代海軍史、臺灣造船工業發展史，有所了解。回顧往事，對龍伯伯的際遇，少小離家、負笈他鄉、服役軍中、終老寶島，有所體會，龍伯伯當年對晚輩的用心，令我十分感佩，特此獻上懷念與感恩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士珍，中正理工學院三十二期畢業，中山科學研究院上校退役，轉任核能研究所簡任研究員。

回首二十多年的軍旅生涯，有許多深烙心底的轉折點，而民國一〇四年的春天，無疑是我人生中最關鍵的時刻。

那年一月十六日，我奉命調任陸軍軍官學校服務。沒想到才過不久，張捷將軍接任陸軍官校校長，這場黃埔校園裡的相遇，讓我親眼見證了一位領導者如何在最繁忙的時刻，看見學校、看見任務，也看見部屬的未來。

張校長剛到任時，學校正值大刀闊斧的革新轉型期。從學生與官兵最有感的伙食改善，到門禁系統的科技升級，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，其實都關係到一所軍事院校的生活品質、校園形象與管理秩序。

與此同時，那年的陸官承擔了無數重大任務，從承辦「三軍聯合愛國教育」、暑期挑戰營的「入伍生團」，到黃埔建軍九十一周年暨一〇四年三軍五校院聯合畢業典禮的主辦，校內每一個單位都處於人力吃緊、任務接續不斷的緊繃狀態。身為其中一員，我深知此時提出個人生涯規劃，並不是一件容易啓齒的事。

然而，我一直希望能往教育與研究的道路更進一步。當時，國防大學師資培育甄選考試正開放報考，這是我踏上學術研究之路的珍貴契機。一邊是如火如荼的重大任務，一邊是如我如索的重大任務，

幾經思考，我仍鼓起勇氣提出報考需求。讓我一直感念的是，校長理解學校正需要人，也清楚任務正繁重，但仍同意讓我報考。對一位部屬而言，那不只是一項行政核准，而是一份難得的信任與成全。長官的一個決定，可能只是公文流程中的一小步；但對我來說，卻是扭轉人生方向的一大步，更是重如千鈞的信任與成全。

那年九月一日，我卸上官校的職務，帶著滿腹的感激與期盼離職，更讓我感到珍惜的是，畢業任職後，一二年因教學與研究成果榮獲優良教師獎項。當我站在頒獎典禮的舞臺上，頒獎者竟然是當年的張捷校長(時任國防大學副校長)。

從當年離開陸官前向他許下的承諾，到多年後從他手中接下教學的肯定，那一刻，臺上臺下眼神交會，我內心百感交集。這不只是個人的榮耀，更像是對當年那段知遇之恩，給出一份踏實的回應。

軍旅生涯讓我學到紀律，陸官歲月讓我看見傳承，而張校長的知遇，讓我明白真正的領導不只是要求部屬完成任務，更是在關鍵時刻願意成就一個人的可能。今日回想起來，我仍心存感謝。因為那一紙核准，為我開啓了從軍旅走向教育、從部隊走向學術的人生道路。

身為退除役官兵的一分子，我深知每一段軍旅經歷都不會白白走過。那些曾經的忙碌、任務、訓練與長官、同袍間的互動，最後都會沉澱成生命裡最扎實的養分。陸官那一年，我遇見的不只是工作任務，更是一位長官的信任與成全，也是一段改變人生的知遇。